

湧

幢

小

品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二十一

父子

五則

父子與慶成宴

三及第子

兩翰林父

同居異室

學士少年牧豕

賢母

五則

嚴母

賢繼母

三柄臣母

錢袁二母

兄翁

五則

劉李有兄

忤兄請罪

敬兄之怒

兄弟賢貴

起家工部

三仲

兄弟年遠甲科

兄弟得歸

義姊

婦人知兵

女將

二則

婦人有鬚

三則

賢夫人

喬劉二妾

長爪妾

寤妾

姊姊繼妾

妬后化龍

姪婦

三則

藝衣

妻妾投繯

妾禍

家庭之累 二則

善處侄仇

子孫 十二則

多子 四則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一

湖上朱國禎輯

父子

古謂父子不同舟蓋思風濤一旦併命絕嗣也與
老子壓石磨縛大繩觀井同

續博物志以鯀爲顓帝之子

夷狄禽獸知母不知父都邑之士知尊禰大夫知
尊祖諸侯及太祖天子及始祖

呂向生父岌客遠方不還少喪母失墓所在將葬

巫者求得之不知父在亡招覓合諸墓後有傳父
猶在者訪索累年不獲他日朝還道見一老人物
色問之果父也下馬抱父足號慟行人爲流涕玄
宗聞咨歎官岌朝散大夫賜錦綵給內教坊樂工
娛懌其心

程大中先生自撰墓誌子六人長應昌次天錫皆
幼亾次明道又次伊川兩先生次韓奴蠻奴皆天
女二席延年李正臣其婿

父子與慶成宴

嘉靖四年郊祀慶成宴大學士楊廷和子慎左司馬姚鏌子涑皆爲脩撰大司馬金獻民子臯爲檢討皆父子與宴爲盛事三公官高有名而皆有子其子爵位清華而皆不甚顯可見際遇極盛者亦造化所忌與而不必盡與也况下此者乎

三及第子

父爲顯官而子賜及第者程襄毅信子敏政謝文正遷子丕皆至侍郎白恭敏圭子鉞至尚書當時慶成宴亦必並與特非同時耳至子爲顯官而班

于父之上者往往有之子居津要而父爲卑官未
秩忘在得之戒者尤不可勝數也

兩翰林父

翰林父爲官者甚多乃余年友吳昭谷閣學父一
龍歲選知高郵州方嚴有品格林兼字宗伯父煊
章鄉進士官叅議溫裕有才情庚子外察閣學方
爲編修以使事抵州署長跪促歸閣學子有舉鄉
書者宗伯子銘鼎會魁萊州太守

同居異室

呂文穆公父母以口舌相戾遂異處交誓不復嫁
娶呂旣貴泣請同居然終異室而處

學士少年牧豕

曾學士柴少不得于父父督之貨豕豕突蹇其足
又息不豐遂之學士卽牧手書笈不棄遂擢大魁
事父至孝

賢母

陸天全完爲豕宰母夫人葉氏貽書以物禁太盛
爲戒陸敗藉沒葉亦逮詔獄神色怡然後出獄死

於長安官舍人咸智而傷之葉之幼也庭有積水
一兒溺焉女伴曳之愈沉葉奪而縱之兒遂起識
者謂有司馬公之風

馮南江父子忠孝人人知之然當被逮考掠時訛
言洶洶欲藉其家家人奔潰其母吳氏挈孫行可
入京瀝血爲疏奏曰兒慙無狀萬有餘罪但妾臨
年不忍見子刑僇願身贖孤以延嗣息事雖不報
而行可卒申其說末減戍雷猶得補考績封吳太
孺人 世廟英明寧可溷請蓋亦深鑑慈德而默

以旌之矣御史歸遂葺慈訓堂以居今御史父子
有祠而于太孺人竟何如也

我郡守栗公祁號東陽東昌夏津人余年十二以
童子試望見之白晳豐下嶽嶽有神清操振絕公
生一二歲孤母蕭年二十二撫之貧甚一夜風雨
大至抱兒起坐壁壞壓焉隣婦舉火照之頰楹覆
襪室中之物皆糞粉母子被髮裂裳體膚皆無恙
遂持長齋以報神貺後公爲山西叅政歿蕭尚在
教二孫時中用中有才名世其家

栗飲量甚洪過吾里董宗伯宅巨觥猶未洽覘海
斗可容三觔侍者持以前戲曰此泰大不能任宗
伯卽以壽平飲自如將畢又曰不可再凡三進乃
怡就坐鬯飲而別然公顏色不變若未嘗飲者遷
官抵蘇州一而繁乃衙中物母夫人見之驚令役
持還

李及泉頤母夫人張氏有賢行懷姪時流賊入境
往山穴避之適其兄遇于塗曰彼穴人衆不可居
家近地可避遂從之去甫入而寇至寇退往視

前一穴則石崩百十人皆齏粉矣及泉汙我湖有
名余出其門後官右都御史治河聞命不憚到官
卽歿蓋有先兆也

少宗伯張玉陽名一桂旣卒母太安人劉氏治家
斬斬有法裕於宗伯存時諸孫皆成立爲諸生年
九十一卒

嚴母

韓蓮峯名紹宗爲憲副母張氏嚴甚蓮峯爲刑部
郎中配閻氏亦兩封至宜人矣張氏命閻與嫂負

水蓮峯歸而見之命二隸人爲代張怒持杖迎出將擊之以杖指蓮峯罵曰汝有皂隸可令代無則不喫水耶蓮峯笑曰媳婦身強有力豈不堪負嫂于薄弱且有姓是以代之張怒乃解張生蓮峯數月而孤後上其事旌之卽韓苑洛之祖母也

賢繼母

平湖沈晴峯修撰生三歲母俞卒鞠于後母張甚有恩意忘其爲俞母出也少善病忽劇夢一婦攜之去曰若真吾子有髯翁奪之歸乃甦以質大母

具言被服容止則俞母也於是始知所出而張母撫之益厚公薦鄉書俞母復見夢爲史官事張母甚孝張母至欲全以產付公令畢父喪及已身後事而後分所生子相守二十餘年乃卒蓋繼母之極賢而俞母得安地下修撰得報父若前後母亦近世最難得者修撰有文學以科場事見糾調外不復出有賁園集爲時所稱

三柄臣母

柄臣之母其因子享榮華不必言矣然先歿而猶

蒙子之休者在昔爲宇文護母閻氏賈似道母胡氏有後歿而蒙子之辱者在今爲張江陵母趙氏其餘大臣非無存者然氣餒豈敢埒三臣之盛宇文之母先陷于齊贖歸賈之母先爲婢有娠寄于其寮故不得與張母比要之天下大福無得全者又可見天道矣

錢袁二母

錢鉞杭州府昌化縣人以都御史更撫山東河南貴州三省繼娶曹氏鉞以正德二年卒前在貴州

裁抑中人恨甚言于劉瑾曰錢鈇顯宦積貲鉅萬
瑾信之構河南祿糧事藉其家無所得毀屋及墓
勒民倍直闔境騷然執曹氏以下凡五十六人以
北嚴寒困頓幾死械繫久獄不可成諸大臣爭之
司寇山陰王鑑坐免官竟分戍固原莊浪肅州三
處曹迺涿州病痢劇甚諸子倉皇號泣治後事忽
遇異人授真人養臟丸一服卽愈再渝年爲正德
庚午會赦得釋家人亾者過半行抵關瑾誅詔罪
狀瑾以都御史錢鈇受害爲言于是還其封諾及

故藉物任子應福亦錄用爲福州推官孝養備至
至嘉靖十五年卒年九十一子六人一婦人更盛
衰之際中遭奇禍卒以免晚更榮華壽考吁亦奇
矣必有大過人者矣

袁文榮以會元及第受世宗眷遇拜相可謂盛
矣然素性跌宕未幾以病乞歸道卒無子時爲嘉
靖甲子其夫人管氏攜嗣子扶柩歸獨持家秉加
甚嗣子天復再立事其伯及撫弟姪有恩事繼姑
張甚恭張沒臨葬病不能送柩重不可舉管與疾

至乃舉又賑貧餉饑所行義事甚多萬曆丁酉卒
年七十九去文榮歿凡三十四年然則文榮乃袁
氏一枝奇卉而夫人則袁之根幹也人生在自立
何必分男女哉

兄弟

張九齡之弟九章九臯性孝友嘗泛海兄弟異舟
風濤大作中夜漂泊自分俱沒詰旦並在津亭餘
舟鮮有存者臯至御史中丞南康郡開國公章經
略節度使諸子俱顯貴魏公浚亦其後云

安福彭文憲公時以少保贈太師超六資同時三從弟文思公華以少宰乞歸不允特陞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又乞歸乃允先朝之優禮儒臣乃爾彭氏一門得二盛矣盛矣文思父貫僉事弟禮左副都御史文思入館時文憲正司教習

文思過邑城座客有持敗篋故券證以爭產不已公以齒坐獨下獨抗聲曰若券果出革除年庚辰當以建文三年書今稱洪武三十三年屬可知矣一座皆服

宋南渡時屠姓兄弟二人自陳畱隨行一居鄞一
居嘉禾代豪富 國初籍沒有一公者贅楊氏得
免未幾楊亦被籍復以異姓免數傳爲康僖公同
時居鄞爲康惠公子孫皆有冠冕今乍浦教場廣
袤約三里相傳爲屠舊居

康僖公長子應塤辛未進士歷叅政踔厲慷慨甚
有時譽後家居過自貶約多靳恤佳客過從不設
飲食雖子孫亦瑣瑣不忍子與居官時若兩人或
諫之曰吾惡夫擁貲而身安逸樂厚自奉養以餘

瀝媚人者

劉李有兄

劉忠愍公球旣沒權貴人猶啣之不置將採危語
傾其家公之伯兄理號益軒奮曰是不可坐待也
卽日戒行李詣闕白其情且踵權貴門直以事告
其人亦慚而止後其子與忠愍子皆至大官

李崆峒先生之兄曰孟和字子育號北野爲儒不
成能殖財第宅田園壯麗膏沃崆峒觸瑾下獄事
急家人俱逃散公大山貨往來賓客遊說萬端卒

脫于歿公好氣慷慨性友愛喜施蓋奇人也年七
十五卒子女各四 丙子舉人九孫用恒用謙
用觀皆有文名

忤兄請罪

方獻夫之父遂全州學正遺腹生獻夫後以大禮
拜相五十卽致仕嘗笞其家奴忤兄茂夫意至置
酒長跪請罪

敬兄之怒

嚴鳳號溪亭歸安人以御史歸家族兄棊老而貧

迎養凡宴客必令兄遞盞自執箸以從一日進箸稍遲兄反顧怒批其頰欣然受而應之終席盡歡既醉送兄歸臥而後出日未明已候榻前問昨飲甞否臥安否每誠家人曰事有悞我容得大爹容不得扶汝矣以壽終慟哭葬之盡禮

兄弟賢貴

蘇松二府同時兄弟並貴且賢者太倉王閣學文肅公弟太常少卿和石名鼎爵王鳳洲尚書弟南太常少卿麟洲名世懋雲間陸尚書文簡公弟會

都御史阜南名樹德稱一時盛事更有異者兄皆極貴弟皆京堂四品又皆先卒而三家子姓登第者二王各一人皆長公出陸二人兄弟分出三家三代共十人兩解元兩會元兩會魁兩榜眼尤奇之奇

起家工部

蘇州皇甫氏兄弟淳字子安濂字子約沆字子循皆起家工部止于部郎僉事其父錄亦以工部改禮部官太守我湖竹墩沈氏兄弟子木字汝楠子

來字汝修儼焯字仲亨儼焯字叔永亦皆工部子
木官至右都儼焯見南京兵部侍郎與儼焯皆右
都之子兩家初任授官相同進士同而沈氏官最
顯且賢堪與家傳其所居地前後宛如工字地之
能印人如此理或有之

三仲

席書號元山正德庚戌進士由戶部主事方伯中
丞以議禮至大學士少保謚文襄季弟春丁丑進
上號虛山庶吉士御史以兄貴改檢討進少宗伯

季弟象號梅山甲戌進士給事貶死贈光祿少卿
蜀中以三席比三蘇文襄幼時夢涪江漲落見沙
礫之碑其文曰三仲連芳果應其兆近年蜀中有
三黃則子同年黃慎軒輝官少詹事弟縝軒煒官
按察使弟燁舉人楚中有三袁則丙戌會元袁玉
蟠宗道官左庶子弟季修宏道官吏部主事弟小
修中道丙辰進士皆奇才也

兄弟年遠甲科

同胞兄弟登甲科者最多然其年皆不甚遠惟盧

陵習先生孔教嘉靖戊午解元隆慶戊辰進士官
禮部侍郎卒且三十餘年而其弟孔化以萬曆戊
午舉鄉試去其兄剛一甲子明年進士其父亮封
編修兄弟相去若隔異代雖曰幼子然其父之高
壽亦可知已

兄給得歸

上海人釗銑坐法被繫京師其弟鈍陰祈守者代
兄令得一見家人歸死鈍既代而銑歸給其父母
云已得赦歸鈍以客死鈍繫而兄不至士大夫皆

知其冤爲餽飲食久之赦歸扣門家人驚以爲鬼
母泣曰見餒欲求食吾自祭汝勿怖吾也鈍哭歷
歷具言不死狀乃納之鏡聞逸去鈍生二子玉璵
璵進士建寧太守玉子兗汀州通判兗子飛元懷
慶推官

義姊

陸浚明以直諫謫遠惡地妻沒二子幼時令嚴當
速往其姊嫁 氏舍其家以來爲育之至長浚明
自永新令謝事姊乃歸吳人義之以比魯之義姑

姊遂以稱之浚明事如母終身

婦人知兵

上源驛之變以李克用雄武卽宜發兵剪朱全忠
矣然竟以劉氏言而止蓋左右勇士多死于難其
氣已竭且孤軍無後繼勢不可輕用欲而不能非
能而不欲劉氏亦姑托辭與女丈夫也太原被圍
克用欲走劉氏諫止亦與此同自來婦人知兵無
若劉氏

女將

女人有軍功者儘多然無若顧琛之母孔氏孔年
已百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王廞吳中作亂以女爲
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爲官屬及孫恩亂東土饑荒
人相食孔氏散家糧以賑邑里活者甚衆生子皆
以孔爲名

孝烈將軍隋煬帝時人姓魏氏本處子名禾蘭毫
之譙人也時方征遼募兵孝烈痛父老羸弟妹皆
稚駭慨然代行服甲冑韃蒙操戈躍馬而往歷一
紀閱十有八戰人莫識之後凱還天子嘉其功除

尚書不受懇奏省視及還讓釋其戎服衣其舊裳
同行者駭之咸謂自有生民以來蓋未之見也遂
以事聞于朝召赴闕帝方恣酒色奇之欲納諸宮
中對曰臣無媿君之禮以歿誓拒迫不已遂自盡
帝驚憫追贈將軍謚孝烈士人立廟歲以四月八
日致祭蓋其生辰云

婦人有鬚

李光弼之母李氏封韓國太夫人有鬚數十長五

寸爲婦人奇貴徵

光弼姓李而母亦姓李者
蓋父原契丹賜姓故也

閩林文恪母黃太夫人亦有鬚寸許黃有奇術立
柱下卜吉凶其術莫知所自來立柱以睛日向日
月跌坐徐伸兩手加額默視引右肘於鼻端凝視
久之漸見小如一髮吉大則凶卒之年謂諸子曰
今年不佳吾立柱幾如股矣果卒年八十一
弘治六年五月丙寅朔湖廣應山縣民張本華之
妻崔氏生鬚長三寸

賢夫人

胡端敏之夫人李氏不妬亦不自識其貴有問汝

夫歷幾官今何品列應曰丈夫自知之婦人焉用識此以壽考終

喬劉二妾

喬白巖太宰卒妾二人縊死劉白川尚書有二妾亦如之兩公共以情感耶抑選得貞烈人而後娶故若此耶亦奇

長爪妾

翠娥秀媚家女也以處子適松江管軍副萬戶薛徽都爲小妻都卒謹護其爪不肯嫁卒完其志年

踰八十八長尺餘卒

瘖妾

嚴澂字道微文靖公之仲子也年三十無子納妾二人皆陋一日過姻家見侍女年且及笄而尚未蓄髮詢其故主人以素瘖卽蓄髮孰收之澂惻然謂第使蓄髮吾將以爲妾其人以爲戲未信復爲申約卒娶之文靖聞之喜曰兒合天道必有後後三妾皆生子澂素持白衣陀羅尼且堅守不殺戒凡舉子多重胞之徵人皆異之安小范又云二妾

一瘖一聾

姊妹繼娶

古人娶妻多以姊妹爲媵唐宋甚稀或先娶死而續其妹者入國朝益稀惟濮陽李伯承先芳元配盛卒繼任氏卽以妹助遣焉號曰仲任季任仲任卒繼許氏又卒乃以季任爲內主伯承豪宕爲尚寶少卿能詩文無子年八十四卒

妬后化龍

梁武帝却后以妬忌化蟒入夢帝爲懺禮得復爲

好女子來謝釋家及小說往往見之今梁皇懺是也而南史謂其化龍入于後宮通夢于帝或見形光彩照灼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騰湧于露井上舊殿衣服委積常置銀鹿盧金甌灌百味祀之故帝終不立后其說小異或先爲惟如史所稱而後得度未可知也

妬婦

鄒觀光字孚如楚人有才名爲南京光祿少卿余起家南司業自幸得一見請益比至問之則送客

江東門暴沒與中甚駭之一日到司成座中譚及
吭嘅且曰鄒精神甚旺而阨于妬婦嘗一日相遇
塗中拉歸寓所從容談笑甚適呼進午飯其妻內
捶一婢聲徹客座鄒已失色劉遂巡辭歸鄒又固
畱捶久不止聲愈厲其婢氣垂盡劉跣躄告辭鄒
面如土竟出門而去未數日變聞蓋妬婦之爲害
如此亦可憐也

正德八年刑部主事陳良翰妻程氏杖殺女婢解
屍置木櫃中他日復縛一婢欲刃其胷婢脫走得

免東厥廉得其事并良翰俱下錦衣衛獄拷訊得實都察院覆議程氏窮兇極慘比擬故殺律斬良翰縱妻爲惡謫戍邊衛

俗語謂法馬爲乏子乏者法字之訛也謂允架爲天平由來尚矣吳中有天平山山石林立皆劔拔甚銳而勻真奇觀也學憲范長白得之曲折築園奇巧夫妻時遊其間妻徐氏能詩而妬范遂無子情甚篤蘇州人爲之語曰范長白夫妻上天平乏子聞者大笑長白名允臨能文章精書法名與董

一思白相亞年尚壯聞已得子可塞蘇州人之口

葬衣

葉朝寵貌魁偉能讀書福清人初娶魏再娶林林悍甚與魏子新不相能新去之三山林復與妯娌日鬪爭寵不能禁也一日林忽語其所善吾夜夢一緋衣神人持炬火葬我我避之不能覺而體猶痛此何祥也次日林就爨下炊火飛出焚其衣衣帶結不可解倉皇以水沃之愈沃愈揚遍體糜爛生蛆臭穢難近竟死

妻妾投繯

錢首曾號瞿軒常熟人嘉靖庚戌進士爲兵部郎中遇妻妾嚴舍中風烈所掛蒲織稍觸損皆惶懼投繯死事聞世廟下法司廉其事無他且在署得不坐後娶一室不受繩束或罵詈卽反脣托郊行約友人纂取之去

妾禍

吳中張獻翼奪軍人蔣貴妻王二爲妾嬖之張夜宴五鼓就寢蔣操刀伏山石中先殺張及王并門

客七人手提燈自廁逸遇一婦人不見也婦人愕立如揜溺其身去次日就擒投河而死張爲人多恠攜臥具宿府縣獄中各二夕自爲犯人使奴持大杖痛笞之三下不見血者反與杖自稱朝奉人稱亦如之方喜

家庭之累

君子每處家庭不幸事真可憐瞿洞觀有道人也要徐司空鳳竹之女悍甚忤其姑李夫人至憤歿洞觀遂居別室司空訟於官十餘年洞觀卒不屈

上書以歿自誓且許再嫁乃得免同時嚴中翰治
亦有此苦欲離異文靖公以婦翁相與厚命姑忍
公沒後乃行其志中翰以貴公子能文章被服儒
素外處休皂而中多邑鬱以此近日士大夫有爲
子所累者尤多真是不可解之業冤余婦甚拙不
我擾二子不甚學問性頗因循此一節猶有可慮
偶感書此自幸且勵二子毋荼毒老人爲也

人有有志爲善而兄父不見亮反挾子弟之勢橫
行者如雲間張狀元瀛海諱以誠刻意自立父兄

不佳里中有來訴者稍進正言便受荼毒無如之
何後凡來訴者告云汝只去詛張狀元歿如歿了
父兄無可恃汝輩庶得免累累萬曆乙卯暴歿去
登上第僅十五年真可憐真可憐乃若子弟奴僕
爲政而我輩不能禁則必有過焉奴僕猶可言
子弟之窮兇極惡者聖賢豪傑亦不能化也而況
我輩乎

善處姪仇

宋王之望之父綱襄州穀城縣人家饒好行善其

姪任氣好酒與無賴子爲仇時相鬪呼無賴子與
錢十萬使市布房陵衆皆爭謂一去必不來不答
無賴子得錢醉酒蒲博數日盡遂遁去爭者咎之
綱曰吾非不知此人得錢而改化爲良善益莫大
焉今其逃與吾姪無杯酒之釁是以百千去之所
以兩全也靖康之亂襄漢被禍尤酷獨王氏僅存
之望貴顯則積善之報也

子孫

齊神武子姪多夷滅獨清河王岳謙約畏慎故其

孫士廉以文行昌顯梁武子孫亦多夷滅惟昭明太子孝友下士故其子岳陽王詵立國江陵傳數世其後名德相聞與唐終始蕭瑀蕭儉等俱貴盛八葉宰相訛謂無天道乎

謝玄立功于晉盛矣而子奐不慧殷景仁輔宋文帝爲宗臣卓矣而子道裕亦不慧奐子靈運有俊才至不保身道裕之後更無聞者

桓玄雖滅其子誕字天生年數歲流竄太陽蠻中多智謀爲羣蠻所宗屬於魏爲大都督襄陽公卒

謚曰剛子暉襲爵卒弟叔興襲立功傳者數世
桓冲盡忠王室史傳亟稱之卽劉裕起義亦全一
孫示報乃冲存時朝議用謝輅爲江州刺史冲怒
奏輅文武無堪遂自領州事吁橫亦甚矣蓋將門
之習卽忠順亦不能盡革也桓葬儒者以忠死而
諸子皆以武顯卒至滅門可惜可惜

王猛子永起義佐符丕死永弟休休子憲仕魏爲
并州刺史北海公卒年八十九世世顯重太原王
氏本田齊之後田氏稱王家子孫因以爲氏

王
安
石
生
性
執
拗
已
自
不
幸
又
生
出
兒
子
不
才
放
潑
短
命
受
了
多
少
謗
議
多
少
悲
哀
范
文
正
之
子
最
多
最
賢
西
夏
用
兵
卽
一

安
石
子
雱
爲
待
制
卒
有
興
化
尉
胡
滋
妻
宗
室
女
也
自
言
夢
中
人
衣
金
紫
云
王
待
制
來
爲
夫
人
兒
妻
尋
產
子
安
石
聞
之
自
京
師
至
金
陵
跡
訪
與
夫
人
常
坐
於
船
簾
下
見
船
過
輒
問
得
非
胡
尉
之
船
乎
旣
而
得

之舉家悲喜亟撫視泣涕遺之金帛不可勝數邀
與俱還金陵滋言有捕盜功應請銓求賞介甫使
人爲營致除京官留金陵且年餘欲得此見其母
不可乃遣之

安石女嫁蔡卞知書能詩蔡凡事先與謀然後行
及拜相優人戲曰右丞今日大拜皆是夫人裙帶
蔡嘻而不言後卒以敗名荆公生子女皆聰俊其
敗類流禍乃爾真間氣之鍾也

宋學士之禍孫慎字子畏以洪武十三年庚申

十月二十八日死年二十七次子璉字仲珩以是
年十二月八日死年三十七一子璉之子懌從祖
父子性以喪歸長子璣字仲珪與懌同學士赴貶
所學士次年五月歿於夔璣以洪武十九年丙寅
四月十日歿於茂州安遠驛傍之蓬簇惟懌以孤
童治喪三子慎先死愷恂繼之幼子懷以卒之年
始生嗟哉學士事 聖主而不克終三世顛沛流
離至此亦可憐矣

毛東塘長子

號白山長厚質直中懷涇渭多識

典故善別人物于世卿鄉舉試不少見喜色終太保之世無盛滿之咎睚眦之隙皆其力也太保頗疵其短智羅念菴在座解曰公胡責細行而忘大節太保驚問狀曰禮不云乎不敢失色失言于人而使人曰幸哉有子此孝子之大節也太保竦然爲起謝

劉莊襄公冢孫守家深理學當蔭文資讓其叔溧又軍功廕錦衣千戶讓其弟守孚試在高等當旣讓族叔霑人曰泰伯三讓孔子稱爲至德守家似

之

大學士劉珣之子銳蔭尚寶卿兼翰林博士歷官
四十年進階三品加一品服致仕歲給夫四名俸
米六石此真奇事銳八歲受蔭召至 文華殿拜
起如成人門限高楊遂庵提携過之終太常著述
甚富

多子

慶成王鍾鑑諡榮惠晉恭王之曾孫也弘治五年
八月山西巡撫楊澄等奏王子女至九十四人恐

其中有收養異姓之弊且爲子鎮國將軍奇濊等
增年冒支祿米乞下禮部議處并乞限各郡王以
下妾媵之數禮部查勘覆奏謂王子女俱王妃夫
人并宮人室女所生別無違礙其冒支祿米法宜
追徵還官得旨王子女旣無違礙其支勿論冒
支祿米不必追徵准作以後年分該支之數法司
原奏有不許濫收子女事例仍行各王府知會自
郡王以下妾媵多少之數再會官定議以聞禮部
復會議覆奏謂郡王自正如外妾媵不得過四人

各將軍不得過三人中尉不得過二人從之著爲
令王後生子至百人俱成長又皆隆準自封長子
外餘九十九人並封鎮國將軍今本府數至二千
餘人他府有止二三十人者

漢張倉子百人趙王彭祖子七十二人唐棣王琰
子五十五人榮王琬子五十八人延王玠子三十
六人皆玄宗之孫而玄宗亦有子三十人宋徽宗
子三十八人張耆四十二人杜子微一百四十人
馮盎三十人

宋初李僊哲

一日後周人

真州人任本州刺史生男女

六十九人緣江十餘里第宅相連僊哲鳴笳道從往來其間子孫來見者披簿以審

宗室謀瑋所輯異林中有多男一款備矣尚有未盡者故摘出如左猶之乎千一也其三十人以下皆不書

無子

三代以後帝王無子者在末季如漢之平哀宋之光理不必言莫賢於宋仁宗而無子尤莫賢於我

孝宗雖有 武宗猶之乎無也當是大菩薩轉世不
以此爲有無重輕至大臣賢而無子者多不具述
以余目所經見李九我閣學爲南吏部侍郎年渝
五十尚未有子丁改亭起南大理丞切切勸納妾
其夫人立屏後聽之甚愠改亭知狀再三至大言
喚一老媪出見我我自有說旣出語之曰說與奶
奶知道你老爺會元及第官至少幸無後它日官
生却被姪兒受用你老爺精神尚王急急納寵必
定生子旣生子于奶奶只隔一胎却是老爺親骨

血撫養成入就是奶奶親生一般日後祭享大家
並坐入口若是姪兒先與老爺也隔一重何況奶
奶其言切至老媪聞之亦下淚夫人悟納妾生二
子後孫月峯尚書以叅贊至改亭亦依此法言之
孫不應後漸厭拒不復見改亭固求見則自後門
潛出避之蓋孫方續娶應接不暇其自言曰釋迦
不以羅候傳仲尼不以伯魚顯終不立嗣

乞養子

此類甚多以余所見隆慶戊辰進士司汝霖本張

姓汶上縣開河里人生而明秀方數歲失母江陵人司鏜以督運至與其父林遊甚驩見而奇之使屬對受命如響遂乞爲子教之年二十二登第歷文選郎中太常卿副都撫八閩鏜與妻羅兩受賜封三年之喪畢奉使過開河里行求宗黨得其叔父宗魯考問家姓乃奏復故姓名汝濟卒年五十三沒之日援筆爲書以授諸子曰開府非卑僚半百亦長世惟生我之劬勞吾慚負于天地益悔之也夫童子能屬對則已有知矣旣第齒錄科錄本

主父母何以皆不書攷其日月鐘夫婦沒在萬曆
五六年間初入吏部時其復姓其移封最初卽可
舉行何以遲遲至萬曆十五六年間始復而移封
一節三不講及謂昧所自來則世無此事謂爲司
老所制則察其氣韻非受制之人亦無可制之理
于心于例皆所未安意者江陵當國時以同邑嫌
于自外不敢題江陵沒後以事久嫌于換眼不欲
題此題復則官高不及報滿罷免慚負以歿始見
真心嗟乎聰明伶俐人三十年驅馳熱路何暇議

及猶幸京卿稍間得復本姓不全然作它家堂下
人耳

附異林記 二則

田常專齊國之政選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者爲
後宮有子七十餘人靖郭君田嬰有子四十餘人

其賤妾有子名文是爲孟嘗君出史記陳成子有數

十婦生男百餘人文記中山靖王樂酒好內有子

百二十人漢書晉永嘉之亂吐谷渾始度隴西止於

枹罕有子六十人十六國春秋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

後秦記

左衛率胡藩南昌人有子六十人多不遵法

度坐罪徙遠州

宋書

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年有子

三十人

陳宣帝四十二男太子則陳後主其封

王者三十三人除始興逆誅岳陽死隋難餘皆令

終鄱陽王恢有男女百人男封侯者三十九人女

封主者三十八人陳尚書僕射王冲歷仕二梁年

七十八卒有子三十人並至通官

俱南史

趙宋時侍

中張耆家多姬媵開牕直廡舍先使馬合牝牡縱

內人窺之從而幸御罔不成孕有子四十二人

並產

哀牢國之先有婦人曰沙壹觸沈木而孕一產十子最幼者才武而黠是曰九隆諸兄共推以爲王其時哀牢山下復有夫婦產十女者因而妻之

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嚚曰良許僖公一產二女曰妣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而雙男曰貞夫女曰瓊華 吳回之子陸終娶于鬼方氏曰女嬪孕而不粥三年啓其左脅而產六子一爲昆吾二爲參胡三爲彭祖四爲云鄭人五爲曹姓六爲芊姓

漢永寧元年南昌有婦人一產四子唐檀以爲京師有兵氣 唐淮南程幹妻茅氏連八年學生一十六子 朱郟城氏有二十一子而雙生者七胎南齊王融王琛同是四月二日學生後以四月二日同刑死 南唐時金陵人康國輔娶司馬氏一產三男唐主以爲人瑞皆封將軍其後蕃衍號千秋康氏 宋會川尹氏伯仲以嘉熙三年正月朔日辨生至元泰定丁卯享年九十皆聰明強健方國珍之婦一產一男二女 景泰三年宛平

縣民福祥妻一產三男詔人子月米三年 天順

中揚州民婦一產五兒體貌相似無夭者 成化

中曲阜人孟麟孟鳳皆學生麟官陝西布政使鳳

官刑部尚書德州人王楠王楊亦孿生楠官南鴻

臚卿楊官右布政使 嘉靖六年河間民李公實

妾陳一產七女 嘉靖戊午舉人顧合璧顧聯璧

其父四舉胎生八子 萬曆戊申仲冬乙巳福州

軍蘇九郎妻鄧一產兩男兩女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二十二

放生序銘

贊詞有本

謝太傅贊

笠屐圖贊

無菴贊頌

恒嶽圖贊

蠓山連房

河畔雪

宋祖凌鼓

十幅紅綃

殺妓百詩

慰童僕

丘道源詩

王梅溪詩

桂下十二子詩

象棋詩

劉後村詩

謝方石悼詩

項廟詩

二則

白櫻桃詩

香入雲詩

雙頭蘭詩

端樞詩

竹生室中

石碑詩

伯言應制

詭譎秀才

賦詩言志

三則

野叟詩

詩句

八則

祝融口號

遇李全詩

大明易覽

中興詩

走馬燈詩

俚詩有本

贈內一聯

詩讖

華空塵

集杜詩

夏忠靖詩

處士和韻

國賢詩

作詩送參

王翰土

雞伏雌

猛虎行

小國引道神

季方小西湖

石東夢思

四喜添字

謔詩二則

秋蟾詩

丐詩

恠詩

二則

誕妄

賦

二則

遊客酬縑

書家之祖

曼卿大書

草書第一

僞趙

書法論

扇上山水

幸蜀圖

村梅

毛理淺深

元章來去

墨海

常國寶

逸致

似王韋

寶謨

鷹馬

梅蛇

好譚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二

湖上朱國禎輯

放生序銘

唐乾元二年詔諸道置放生池顏魯公手書序銘
其詞略云去殺流惠好生止辟率土之濱臨江是
宅寶勝如來疇庸允格真卿勒銘敢告凡百今閣
皂山放生池見存魯公墨帖亦載此銘

贊詞有本

世傳米元章孔子贊曰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

而前未見孔子孔子而後更無孔子孔子孔子大
哉孔子蓋本于舒元與玉筋篆志論李斯李陽冰
之書其詞曰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
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止于
斯嗚呼主人爲吾寶之米蓋化其意而近滑稽只
因達巷黨人一贊敷演出來秦太虛所不能蘇子
瞻所不爲者

謝太傅贊

方秋崖有晉謝太傅贊云綠竹雲林妓女冥壑此

亦一安石鬼蜮老姦風鶴勁敵此亦一安石蓋太
虛之雲無心而空谷之響無跡要未易窺敵手之
碁而訾折齒之屐也此贊得實得韻乃安石千古
知已

笠屐圖贊

王文恪公作東坡笠屐圖贊極佳其辭曰長公天
仙謫墮人界人界不容公氣逾邁斥之杭州吾因
以遊投之赤壁吾因以適瓊厓儋耳鯨波汗漫乘
桴之遊平生奇觀金蓮玉帶曰維東坡戴笠著屐

亦維東坡出入諸黎負瓢行歌十惇百卞其如予
何其如予何

無菴贊頌

孟無菴珙任荊湖制帥創書院以處流寓之士每
日見客雖數十百人一一接談凡有投獻並入袖
中客退以所受文書令館客逐一朗讀而諦聽之
可行者付出不可行者黜之行嘗自作無菴贊云
老拙愛遊戲惛裏放癡憨正當任麼時無處見無
菴混沌菴之基太朴菴之梁太始菴之柱太極菴

之坊兩儀菴之戶三才菴之房四象菴之壁八卦
菴之窓白雲菴之頂清風菴之牆誰人運斤斧大
匠曰羲皇明月爲伴侶萬古其如常欲知吾富貴
秋水接天長水雲不到處一片玉壺光臨終又頌
曰有生必有滅無菴無可說踢倒玉崑崙夜半紅
日出君子曰無菴之詩超悟如此是豈尋常進乎
道矣

恒嶽圖贊

千巖競秀中有虛堂穿櫺拂檻白雲茫茫雲爲堂

幕堂爲雲囊無心出岫來往徜徉

白雲堂

流水高山鍾期已矣山樵爛柯厥觀亦止胡携琴

還獨留棋子歸去來兮風旌可企

琴棋臺

一亭岩峩千峯截桌下頽萬松古色如鐵清風徐

來寒光凜冽千頃翠濤凌空灑雪

翠雪亭

誰開繡嶂于彼山阿色非采繪文非綺羅深碧如

嵌空翠不磨探幽攬勝對此婆娑

碧峯嶂

石文如繡石膩如脂補天可煉織錦堪支丹青地

湧彩繪焉施九還誰餌以俟煉師

石脂

恒嶽白石晉時沒於虜我朝始錄入版圖志書
刻于近年乃趙王二公所纂中列置贊不知印出
其手抑前人所留指出俟知者趙名之韓泥水
人王名審初山陰解元太保王文端之子

蠓山連房

韓文公詩蠓相粘爲山十百各自生按本草衍義
云牡礪附石而生礪礪相連如房故名蠓房一名
蠓生初生海畔才如拳石四面漸長有一二丈者
一房內有蠓肉一塊肉之大小隨房所生每潮來
則諸房皆開有小蟲入則合之以克腹宋翟忠惠
焦山詩僧居蠓山迷向背佛宇屢氣成吹噓

河畔雪

唐許渾詩河畔雪飛楊子宅海邊花發粵王臺漢
議郎楊孚字孝元嘗樹河南五鬣松於廣州北岸
語在列傳今下渡頭村前卽其故宅也越本無雪
至此乃降城南民有張瓊者掘地種萋得一磚云
楊孝元宅瓊以爲瑞因號南雪自是聰悟漸能賦
詩

宋祖凌敲

南宋劉氏諸帝稱祖者裕高祖義隆太祖或世祖

許渾詩宋祖交敵樂未回三千歌舞上層臺益指
或而言或荒淫殘忍歿而稱祖者因討平逆劬追
尊義隆爲太祖侈以爲功故後人亦因而尊之也
臺基今尚在采石駁渾者認爲高祖裕謂裕清儉
寡慾無凌敵樂事是矣而實未通查且謂一朝必
一祖亦不料宋之有三祖也

十幅紅綃

韋楚老詩云十幅紅綃圍夜玉沈存中駁云十幅
紅綃爲帳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脚此真可

笑古人但引成數亦必定曰三十幅耶

殺妓百詩

羅虬官鄜州從事隱之弟也乘醉殺官妓杜紅兒
作詩百首傳於世紅兒直得一死矣

慰童僕

韋莊窮時賴內外奴僕之用作詩慰之有曰努力
且爲田舍客他年爲爾覓金魚又曰他年待我門
如市報爾千金與萬金其言雖俚其事難期而其
情則可悲後唐凶人蜀爲平章不知能報此二人

否百韻詩亦起于莊

丘道源詩

遊至山陽郡守召之夜飲翌日作詩曰醜却天下
美人面正得世間男子心又至儀真太守召看牡
丹作詩曰何事化工情愈重偏教此卉太妖妍王
孫欲種無餘地顏巷安貧欠買錢曉檻競開香世
界夜闌誰結醉姻緣可知村落桑麻處田叟饑耕
婦不眠又至五羊以詩上太守云碧睛蠻婢頭纏
布黑面胡兒耳帶環幾處樓臺皆枕水四周城郭

半因山又云脣上腥臊惟蚬子口中濃血吐檳榔
又云風腥蠻市合日上瘴雲紅康定中嘗上觀風
感事詩一百篇往往譏刺權貴嘲宰相張士遜詩
曰中書壞了朝綱後方始辭榮學退居又嘲張耆
詩曰西鄙用兵閒處坐可能羞見碧油幢又嘲執
政曰密院中書多出入不論功績便高遷金銀一
似佛世界動便三千與大千執政怒且以詩多及
朝廷休咎於是言於上請誅之仁宗曰狂夫之言
聖人擇焉古有郇謨哭市其斯人之徒歟皇祐中

以爲光祿寺丞有詩云三聖艱難平九有纔當咥
下守宗祧太平日久還知否官濫民窮士卒驕太
陽日日無光彩陰霧漫漫甚可驚臣道昏蒙君道
蔽天垂警戒最分明太陰度度臨南斗南斗當寅
屬艮官月是大臣良是主何人敢爾竊天功太祖
艱難恢帝業庚申起曆到庚辰庚辰自是元九數
國事邊機合鼎新大遊太乙臨西北便有干戈動
域中五將三門如不會謾言邊吏盡英雄小遊丙
午歸東北內外官中兩相來客筭雖然二十五其

如迫脅也成災好是四京兼九有人人盡著窄衣
裳天垂美意還知否急迫須憂萬事忙取士只憑
詩與賦謀猷方畧悄無聲今朝正是求賢際又把
科場引後生在枉費民財修郡學總言丞譽比文翁
其中只聚漂浮輩教化根源恰似空

道源名濬駮
人天聖中造

士讀易悟損益二卦能通數知未來歷官殿中丞
寄語家人曰吾壽終九九後至池州一日起鹽沐
索筆爲春草詩畢端坐而逝年八十一殮時衣空
衆謂屍解後數年有黃衣人持書抵滁家人啓
封持書者忽不見書云吾奉預仙
籍以推步象數謫爲秦山主宰

王梅溪詩

樂清之東地名左原中有古井深數丈時冬旱水
枯井僅盈掬有女子數人提甕而汲繩絕甕墮俄
有男子銳然解衣入井取之既而石陷聲震山谷
井深石重咸謂壓者必齏粉矣越三日事聞于邑
尉周以職事來環井而視惻然嗟悼命役夫具舂
錘扶石取骸將以葬焉自旦逮午猶未及尸俄而
役者驚相告曰井底有舂其鬼物乎周曰此陷者
不死須吾以生於是捐資募出之衆力爭奮頭顱
稍露而語可辨矣土石撼動勢將復壓救者驚潰

周乃整衣焚香叩井而拜命工植板以捍石危墮
益以緡錢啗役夫俾蹈死以救時尚未飯吏以進
郤之曰必活人而後食日沒井昏繼之以燭用長
繩繫余挽而出觀者數百人謹呼震動嗟異之梅
溪目擊其事作詩一篇以紀周名郤字嘉成婺州
永康人

君不見溫公年方髻髻時奮然擊甕活小兒至今
遺事在圖畫活人手段良可奇又不見耿恭昔年
困疏勒孤城鑿井踰千尺整衣一拜精神通俄頃

枯泉飛爲液樂清有地名左原地幽井古知幾年
一朝陷溺誰氏子萬石壓腦沈黃泉路隔幽冥生
望絕三宿沈寃豈能活鬼神莫救功莫施天遣仁
人爲之出彩旆來臨驅五丁抉石求屍俄有聲頭
顛半露語未辯人疑鬼物相視驚拯溺辛勤功未
果土地石歆紛欲墮爭言陷者不復生救者徒遭
頽屢禍梅仙惻然臨井芴焚香再拜祈彼蒼散金
募衆蹈死救手植板幹加隄防土石相銜危不倒
整粉餘生僅能保須臾奪命鬼窟中萬口譁呼喜

填道翁然輿論咸奇公異事行將逢帝聰感物誠
居耿恭上活人手與溫公同況公才學俱超絕吏
隱那能久淹屈使君前日飛鸚章泣事詳明已廉
潔鰈生桑梓居此間具書目見非妄傳太史採詩
儻見取願付銀筆書青編將見大書特書屢書不
止此史筆芬香此其始

桂下十二子詩

竹子脩 井子深 梅子先 桂子蒼 蘭子芳

昌陽子仙 黃子嘉 丁子素 柳子春

槐子夏 菊子秀 黃子野

有詠史詩一百六首君自伏羲至周世宗臣自由
余至徐有功

象棋詩

小藝無難精上智有未解君看橘中戲妙不出局
外屹然兩國立限以大河界連營稟中權四壁設
堅械三十二子者一一具變態先登如挑敵分布
如備塞盡銳賈吾勇持重伺彼怠或遲如圍莒或
速如入蔡遠砲勿虛發冗卒要精汰負非錄寡少

勝豈繫强大昆陽以象奔陳濤以車敗匹馬郭令
來一士汲黯在獻俘將策助得雋衆稱快我欲築
壇場詵可建旗蓋葉候天機淺臨陳識向背縱未
及國手其高亦可對狃捷敢饒先諱輸每索再寧
爲握節死安肯屈膝拜有時橫槊吟句法龙雄邁
愚慮僅一得君才迺十倍霸圖務并弱兵志貴攻
味雖然屢尅獲詎可自侈怵呂蒙能馘羽衛權足
縛艾南師未宜輕夜半防斫寨

劉後村詩

後村詩自萇弘至劉蕡爲十臣尹伯奇至唐寧王
爲十子伯夷至司空圖爲十節許由至汾子鈞者
爲十隱荀卿至王通爲十儒孟之反至劉琨爲十
勇廣成子至孫思邈爲十僊瞿曇至誌公爲十釋
衛姜至盧江小吏妻爲十婦召南媵至綠珠爲十
妾毛遂至周戴爲十豪鬼谷子至蒯通爲十辯墨
翟至李衛公爲十智韓起至桑維翰爲十貪尹氏
至馮道爲十儉巷伯至張承業爲十嬖神農至韓
伯休爲十醫巫咸至袁天綱爲十卜項宅至阿買

爲十穉漆室女至靈照爲十女各五言四句寄意
而已其臚列未當也

謝方石悼詩

註云甲寅凶去詩一冊
追念不已因成四韻

肱篋分明奈爾何
鶴聲一一已無多
朱絃自愛齊門瑟
白雪誰酬郢上歌
好事定應供覆缶
苦心寧復念填波
也知不是豐城劍
敢望神靈有護呵

先生口吃自爲詩
云心自分明口不明
向人堪笑亦堪驚
可應黑白令難辨
大遣模糊過此生

項廟詩

項王廟有李山甫題詩云爲虜爲王盡偶然有何
羞見渡江船平分天下猶嫌少可要行人贈鐵錢
俗傳有云仗劍爲何懷舊恨漢家今已爲他人
分天下猶嫌少一紙金錢值幾文雖非韻亦自好
嘗謂項王之死正在不渡江方有些氣聚一丁船
便索然生爲擒虜死爲怯鬼矣何者初起兵時氣
盛決死席卷而前自然成功今一番英雄業已做
過業爲逃虜氣竭情盡勿論自家羞見人江東子
弟亦決不來助杜牧之詩真是可笑惟王介甫獨

窺其深

完顏亮入寇至和州于項王廟乞環玦卜渡江不
吉大怒欲焚廟俄大蛇出屋梁後林木中鼓噪若
數千兵至亮驚而遁

白櫻桃詩

櫻桃有白者韋莊詩云王母階前種九株水精蘂
外看如無只應漢武金盤上瀉得珊瑚白露珠

香入雲詩

高子章蘭谿人能文章晚年謂其友杜端父曰吾

先世封樹之地兩桂當庭屹若古君子對之則往
昔之典刑儼然吾取蘇文忠公何氏讀書堂語扁
曰香入雲子其爲吾賦之端父隨占近體云綠曾
分月種故發入雲香子章曰似矣請更散語端父
再屬長篇云山麓有庭存古意不種凡花惟種桂
苦封蘚剝迸鱗皴雪勁霜頑聳蒼翠栽培豈解一
日成愛惜至今尤不易來人不必問典刑對此儼
然前輩是樹前翁仲不可求樹下子孫能幾世子
孫立竹滿庭除前人於此見心事近年喬木幾家

存是中林壑何陰翳前人種樹愛讀書種時已喻
書中義後人讀書念前人對樹類能歌蔽芾八月
九月秋風高金丹變化乘飄飄朝元顧祖歸寒殿
仙香直入于雲霄老兔癡蟾開鼻孔奏徹虛皇應
得寵虛皇錫賚萬瓊瑤賞君愛護月中種

雙頭蘭詩

金似孫植蘭于庭自號蘭庭其蘭忽開花雙頭吳
應奉爲之賦詩金和云手種盆蘭香滿庭閒來趣
味獨幽深敢誇雙萼鍾奇氣祇恨孤根出晚林長

情生男不得力滕公有女設縈心授琴欲和春風

曲却對懸窺費苦吟

西京雜記長倚一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金男女各二故

其詩

云慈

瑞榴詩

嘉靖二十二年瑞峯陸太學庭中盆榴重樓並蒂
同郡太史程文德詩云何處盆榴有異花銀臺仙
吏陸君家已知多子非凡種今見丹心更瑞葩並
蒂紅蕖慚艷態重輪赤日擁青霞知君世德原忠
孝晉福層層正未涯餘姚都督僉事孫堪詩云炎

夏繁朱英柔枝躡無力烈烈嬰秋風昭昭露衷赤

竹生室中

岳蒼王叔誠爲倪山長家館賓其齋室中生筍一
莖叔誠奇之愛護勿折長踰尋丈幹葉猗猗有拔
俗離羣之意叔誠因賦詩云書齋壁左生孤竹似
與騷人伴幽獨高節不承雨露恩此身已免牛半
牧色侵書帙長猗猗歲寒相守仍相知吁嗟竹壽
不可期後人見詩當愛之童良仲亦有詩云筍穿
苔吻到書房愛護成竿過壁長秀色不須承雨露

高標應解避風霜
瀟湘自此渾無夢
枕簟相親倍覺涼
謾對短檠憐瘦影
渭川千畝亦俱荒
豹峯陳叔仁構軒居林石間亦有竹倚壁而出中而不偏
正當客位因號其軒曰賓竹

石碑詩

趙灼題霍山詩曰七千七百七十丈丈丈藤蘿勢
入天未必展來空似翹不妨開去也成蓮月將河
漢隨巖轉僧與龍蛇共窟眠直是畫工須閣筆更
無名畫可留傳得意甚有老人自山而下覽詩微

灑灼甚不平揖問何從來曰某學道人初無定跡
卽昨宿處亦忘之矣因叩厓上詩何如曰氣象頗
佳惜無遠韻俄別去尾之至英山有石碑老人題
其陰曰百尺巖頭佛閣前淡雲疎葉思攸然岸邊
酌酒和清露石上題詩惹翠烟猿鶴泉聲千澗合
芙蓉秋色萬山連清風似欲吹人起去逐騎鯨汗
漫僊忽不見始知爲異人也

伯言應制

劉伯言新塗人洪武初宋潛溪以詩文薦之應制

賦鍾山曉寒詩有鰲足立四極鍾山瑋一龍之句
稱肯授官辭歸賜金帛同時韋德顯亦工詩至京
重陽詩云人在金臺卽天上更於何處去登高人
多稱之

詭譎秀才

吳微字文通崇仁人雅善吟詠家貧落魄好奇節
元末天下亂爲僞漢陳友諒所得置諸親密友諒
僭號屢欲官之辭曰願就賓師之位友諒呼以先
生歲壬寅友諒攻圍豫章高皇親率舟師討之

遇於鄱湖友諒遣徹問行規我有縛以獻者 高

皇素聞徹名釋其縛問曰聞汝能吟詠試為我題

天閑百馬圖徹應聲上詩曰問渠何日渡江來百

騎如雲畫鼓催九十九中皆汗血當頭一箇是龍

媒蓋徹雖為友諒所遣及仰瞻 天表即知天命

有歸故為是言 高皇不忍殺又度其不為我用

欲間疏其君臣乃刺說諂秀才四字於徹面遣還

友諒果惡之曰安有如此形容而可為我賓師者

乎徹遂棹小舟不告於眾而行後友諒敗死其次

子理奔還武昌 高皇忿其城久不下將屠之忽
軍門外有自稱詭譎秀才求見者 召入曰汝安
得尚在此語良久復命題西山夜雨詩微復進曰
莫厭西山夜雨多也應添起洞庭波東風肯與周
郎便直上金陵奏凱歌 高皇會其意卽下令還
建康命諸將守之初吳人將乘虛入寇至是其謀
乃寢未幾 高皇再行武昌始下比登極屢下詔
物色之竟不出永樂間忽歸田面色瑩然復出遊
搢紳或以范增目之而多其豫識 聖祖有增所

不及者

賦詩言志

劉伯川奉和人家富而輕財年四十有田數千畝
一日悉散予其親閭并臧獲一切遣去獨與其妻
處敝廬數楹僅蔽風雨旦暮餽粥而已平居不與
俗人接然善觀人邑人楊士奇年十四五時與陳
孟潔謂伯川村中二子皆其故人子畱歎特厚一
日雪霽酒酣伯川命各賦詩言志孟潔賦云十年
勤苦事難慮有志青雲白玉堂會待春風楊柳陌

紅樓爭看綠衣郎士奇賦卽景一首云飛雪初停
酒未消溪山深處踏瓊瑤不嫌寒氣侵人骨貪看
梅花過野橋伯川顧孟潔笑曰十年勤苦只博紅
樓一看耶又曰不失一風流進士顧士奇笑曰寒
士寒士鼎鼐器也又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
爲子其勉之惜予不及見也後孟潔果登進士爲
庶吉士而卒而士奇官至少師皆如伯川言

少師生于袁州治南之鳳臺山蓋元至正末其考
名子將者攜家避亂而生公公嘗送袁守詩曰老

夫猶記鳳臺生至嘉靖中尚有別業存焉

少師第幾代孫寅秋歷官內外當神宗中年前

星未耀言路正塞輯文貞四朝御札長短叶楮彙
封以進因規時政不報寅秋字義臣號飛瀑有才
略以憲長征播歿軍中贈太僕卿廕一子

野叟詩

楊文懿公守陳其先未有仕者至公與弟守阯守
隨相繼發解父子兄弟同朝者七人居第在縣南
鏡川有野叟作詩一律獻公云昔年曾向此中過

門巷幽深長薜蘿令祖先生方振鐸賢孫學士未
登科將軍曹氏墳連隴賣酒王婆店隔河今日重
看新第宅煙波緩棹聽絃歌公歎賞不已謂叟曰
君詩誠吾家傳也珍藏貽後欲飲食厚餽之固辭
而去

詩句

呂紫薇詩云春盡茅簷低着燕日高田水故飛鷗
其滕王閣詩云小艇元從天上來白雲自向杯中
落

種樹甯春住編茅待雨過

僧靈準詩云晴看漢水廣秋覺峴山高

朱震字震之安吉人少好學爲晦庵先生所賞恬澹不仕燈夕里人招之不往謝以詩曰賴有半窓知我月已多一點讀書燈

張之翰有鏡燈詩云一池鉛水藏真火半夜金星犯太陰人呼爲張鏡燈

溫州永嘉縣民未良觀良直信婦言爭財而訟時何文淵爲太守知其故以天倫大義勸諭判辭有

祇緣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馬序分之句其人感
泣退修親睦

余入楚從馬行沙中沒踝跡深數寸輿人曰馬坎
兒又武陵谿中架魚梁以其網遲捷因水緩急甚
有製余友溫允文深喜之賦詩曰沙晴銷馬坎水
激圍魚梁真妙句可入唐選

五湖三畝宅萬里一歸人此王右丞詩也允文用
爲門聯余曰子出門纔得幾步乃用此惟永樂中
祭庸戎士也年二十餘于萬全獨洲洋爲賊所俘

至日本投其國僧祝髮爲浮屠久之乘間泣言母
老在堂僧惻然白其主得釋遂率其徒賦詩名萬
里一歸人卷以贈之及歸母尚無恙而庸已七十
餘矣

祝融口號

祝融峰有道者口號云大道應修及早修世間萬
事總虛舟勸君莫戀黃堂印歸到青山免白頭似
爲本處太守來遊而諷之者

遇李全詩

羅一峯之謫雖由李文達實學士陳文主之文死
山陰薛御史綱以詩挽之有九原若遇南陽李之
句今錄其全文于後學士先生早蓋棺薤歌聲裏
路人懽填門客散名猶在負郭田多死亦安塩井
已非今日利水山不似舊時寒九原若遇南陽李
爲道羅倫已復官

大明易覽

天順四年五月丙子朔壬午江西萬安縣民羅學
淵錄詩歌三百餘首名大明易覽以進中有詠犬

蚤虱嘲醜婦及阿諛當道詞多謬妄 上覽之怒
出其詩命法司錦永衛會諸大臣廷鞫坐造妖言
律斬命禁錮之

中興詩

一名公謁 顯陵詩云聖主中興陋漢光詩家用
語跌宕自不甚拘雖然漢光何可陋惟我

太祖遠過漢高陋之或可然要非 太祖之心

世宗入繼大統斷續之間能革弊政則可謂日中興
非少康光武不足當臣子諛語那可承襲入大家

作手

走馬燈詩

余與董伯念分詠走馬燈董正雄盛余結句曰炎
炎誰稅駕蠟盡是歸程伯念捏紙聳然黃平倩亦
有詩云團團遊了又來遊無箇明人指路頭除却
心中三昧火刀鎗人馬一齊休更快一云平倩詩
見楊用脩集未及考也

俚詩有本

茅鹿門先生文章擅海內尤工敘事誌銘 國朝

諸大家皆不及也晚喜作詩自稱半路修行語多
率易次子國縉登第喜而口占曰堂前正索千
賞門外高懸五丈旗聞者皆笑然黃滔已先之矣
滔放榜詩曰白馬嘶風三十響朱門秉燭一千家
御試曰九華燈作三條燭萬乘君懸四首題以古
准今如出一手然則先生未可笑也

贈內一聯

徐夔莆田人乾寧中進士海內多故依王審知歎
曰丈尺之水安能容萬斛之舟隱居終身其妻字

月君有贈內詩中一聯云神傳尊聖陀羅呪佛授
金剛般若經卽此堪借隱者矣夤有探龍釣磯二
集作詩甚多中以東西南北爲題

詩識

彭教字敷五吉水人天順甲申狀元有才氣穎敏
善屬文在翰林稍收歛過于刻厲作詩時週譏諷
狀元張昇歸省餞以詩云何用有才如董買不愁
無命到公卿或云上上二字可爲教挽詞未幾卒
年四十二人以爲讖云

萃空塵

萃齋章丘人以繪事妙天下每落筆輒題咏其上
云空塵詩畫故邑人稱曰萃空塵云兼工詩其佳
句云秋老畱紅葉風來轉綠蘋雨霽聞啼鳥風停
數落花鑪頭畱宿火花徑鎖秋雲愛此疎林月兼
之一蔡清評者謂有庾鮑之致云

集杜詩

自古名臣才士困阨者多讀杜詩且集句造闕如
洪忠宣困松漠謫嶺表文丞相囚燕中皆沈耐於

此若與飲食俱蓋悲壯感慨卽景會心真是窮苦
中好友卽此便非諸家可及

夏忠靖詩

夏忠靖公會宿我湖慈感寺有貝葉曉翻龍側耳
珠光夜吐蚌傾心之句又登道場山有泉迸石梁
存虎跡峯名金蓋擁螺鬟之句俱切實可誦公之
父名時敏洪武癸丑以布衣召有才學俱優之褒
授本縣教諭

處士和韻

顧榮吳人晉名臣也今吳人亦有顧榮字大顯以
處士稱能讀書教授里中有兩尊宿人無敢抗榮
與接一日爲百韻詩馳云立索和困之榮不視令
門人唱韻倚席趣成還報詞又瞻羨兩人大驚有
惡少酬酒格傷之默不校他日遇諸塗其人愧匿
呼與揖或曰巽且過矣榮日向彼爲酒使耳卽求
以報不讐酒乎儉朴惜福鄉人愛重之孫雲鳳進
士守京兆有名今駐常態之顧墩

國賢詩

邵二泉有國賢詩一卷皆以哭李西涯者辭極悲
愴陸儼山深與修撰何粹夫塘感希道端明謁文
正于私第議及國事公手揮雙淚不能已儼山以
詩哭之末二句云白髮門生傷往事每看憂國淚
雙漣邵陸皆賢雖門人決不阿所好其言如此則
西涯之爲人可知未可輕議也

作詩送劬

江西趙尚書與常省元罔相近百計取之一日常
作詩及劬送之詩曰乾坤到處是吾身機械從來

未必真覆雨翻雲成底事清風明月冷看人蘭亭
樸事今非晉桃洞僊人也笑秦園是主人身是客
問君還有幾年春尚書慚歸其券

王翰士

王翰松江人兇暴淫虐以死瀕其宮久矣後鄉人
錢溥學士還里修宅第用丁夫築基有老人趨事
甚勤慰之曰負且勤土甚美何自來耶老人釋負
對曰箇便是王翰土錢且愧且駭遣老人使去某
公因卽其語爲樂府以諷焉

錢學士瀛洲人玉堂金馬當青春歸來故鄉廣田
宅築室役使官家民不問老與少荷畚負錘來鄉
鄰老父負土殊殷勤學士慰勞方逡巡對言此乃
王翰士學士流汗麾而嘆君不見翰之惡通於天
翰之死何足憐詎知富貴不可逞覆車之戒猶昭
然學士讀書破萬卷底事老父之言是殷鑒

雞伏雌

山中田家有雞伏雌無脚鼓翼而飛盖晨牝也范
平仲有詩云羣雞唱罷山月落一雞褰冠却無脚

沙州府志 卷二十一
三
膈膈膊膊轉雌聲乃與雄雞相對鳴有翎飛不高
無足胡能行徒爲牝晨禍庭門羽毛之孽何由生氣
淫運乖非祥禎德輝之鳥翔千仞安肯下食與爾
相喧爭

猛虎行

壬子夏六月有虜中降人驅百馬人塞遇餓虎三
四自林中突出噬其半以去降人僅身免許松臯
爲賦猛虎行

邊城猛虎日踰嶠厲爪磨牙過豕羆不能噬虜偏

噬馬餓梟突起誰爲虞昔年敗北昆陽戰今見穹
廬益股并降人萬死幸歸來何意遭雁恣踐踐擇
肉能飛似暴秦考精解學九方堙一吞數十未屬
厭咆哮猶睨道傍人何不結徒嘯侶靖虜窟雲錦
千羣還塞樾降人驅馬能幾何充爾一飽無遺骨
安能弘農化太行渡河北去惠蒼生又安得中黃
逞絕技手搏太行驅爾類

小國引道神

廣東有道士年九十九狀貌奇古目光射人自言

來自交趾別號漫叟因渡海船壞結庵於金仙水
石上養一雞大如到掛子日置枕邊啼卽夢覺又
畜一胡孫小如蝦蟇以線繫几案間道士飯已卽
登几食其餘又有龜狀如錢置金盒中時使出戲
承裙常以詩自娛詩云流動乾坤影花霏雨露香
白雲飛碧漢玄鳥過滄浪月照柴扉靜蛙鳴鼓角
忙龜魚呈瑞氣無物汗禪牀僧惠洪見之戲曰公
小國中引道神也後莫知所之

季方小西湖

岳季方以閣臣出爲興化太守城中有水自西來
堰而滙之立石爲記題小西湖三字遒勁有韻媚
曹石者因騰謫書彭惠安郡人也力明無他僅得
致仕公薨几上一紙飛下中有一絕句云年來爲
總小西湖塵世飄飄一幻軀日下雲生扶拄杖天
邊露滴掛冰壺宛然手筆其子亟入公舊書室見
硯有墨汁筆潤如新

石東夢思

葉天裕字順父號石東洞庭山人工詩有警句年

三十餘娶妻於吳江遂家焉萬曆初有故人官於湖湘往訪之去三年不返或傳初去卒於丹陽道中縣令知其詩人買棺斂之其子扶柩令復資之以歸及啓視髮黑不類姑葬於所居之旁復有傳葉題詩於太白樓歲月識甲戌云徐魯庵先生有詩云湖海萍蹤任所之杳然長去失歸期詩瓢零落今安在旅櫬虛無汝自知遠宦故人曾遇否畱家稚子但傳疑游魂只道鄉關近頗向清宵入夢思

四喜添字

相傳有四喜詩曰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
花燭夜金榜掛名時隆慶戊辰科有以教官登第
館選者吾師山陰王對南師相戲曰四喜只五言
未足爲喜當添二曰十年久旱逢甘雨萬里他鄉
遇故知和尚洞房花燭夜某公大笑曰莫說莫說
是教官金榜掛名時了聞者絕倒壬辰科閩翁青
陽正春以教官登第賜第一甲第一名余同館黃
平倩戲曰四喜七言猶未了當當于後再添三字

宋問之曰第一句添曰帶珠子二曰舊可兒三曰
這駙馬四曰中狀元翁昂亦解頤

謔詩

郁勲弱冠爲華容令素戲謔作詩曰華容知縣是
區區三甲多因不讀書縣丞主簿皆僚友通判同
知總上司忙裏無心吞冷飯閒中有口嚼乾魚前
世業緣今世苦華容知縣是區區

吳明卿二子皆肥而煙又皆饒才致喜譚譚常往
謁汪伯玉辭歸索贈言汪知其好談諧也乃口占

云秦伯由來有後昆身如泥塑面如盆喘月一雙
肥水犛拜風兩箇壯江豚並肩儘教填深巷獨立
還堪塞大門其弟自謂稍清於兄乃啓汪云小侄
不似家兄太胖老伯何不少分別汪卽應聲云我
正無結句只以兄此念足之懸知裊那無君分不
必爭長蹠脚跟

秋蟾詩

范秋蟾者台州塘下戴氏妻也琴棋書畫靡不所
精尤工音律一日其夫與客同賦詩吊秦不華未

就秋蟾出一律曰江頭沙磧正交舟江上人懷百
戰憂方屈呆卿生罵賊功成諸葛死封侯波濤洶
洶鯨橫海天地寥寥鶴怨秋若使臨危圖苟免讀
書端爲丈夫羞時戴與方谷珍婚張士誠遣能詩
妓女十餘來覘谷珍送至戴與秋蟾角藝無所軒
輊及其行也秋蟾又製一新詞被之管弦送之凡
十章張妓大服後戴將敗婦女皆淫泆爲桑間之
音一日忽童謠曰塘下戴好種菜菜開花好種茶
茶結子好種柿柿帶烏摘箇大姑摘箇小姑已而

洪武末年戴之家竟籍沒惟出嫁二女在此其先
識云

丐詩

詩丐者樂安人李姓名興生年六十七患風痺遂
條口籍眼喎手攣欲食則仆卧於地乃能下咽欲
言則盡地作字始達其意然頗能詩董侍御時望
未第時在鄉會中丐適至僉令獻董詩丐首肯須
臾就中云鵬鸚直翀霄漢遠龍泉高射斗牛光清
時早展爲霖手莫遺蒼生望八荒董禮而食之欲

使養于官辭以老母在遂爲述其事時望成化甲辰進士孝友廉潔有雪峯稿

性詩

宋時渝川謝諤胡昱讀書於峽江之頂山寺夜坐窗外有聲破紙隙窺之霜月皎然小木橋有一物如黑獼猴蹲其上須臾又一物如枯槎長二三尺與對蹲俄而逡巡起黑者先吟曰風定長林靜雲深片月沈誦之效過白者續曰寒霜打枯骨夜味獨饑吟互相稱賞忽寺犬白竇突出且吠且逐俱

躡而去

宣德間安福華嚴寺僧忽於月夜見兩矮男子行
吟其一云幾度人間結善緣百花叢裏鬧喧天鷲
風一去無消息獨坐空階五百年其一云梵語無
多語空門卽善門夜深風露冷有口不能言後頃
之漸沒入地循跡掘之得無舌銅鈴一銅鉢一云

誕矣

姚嗣宗題崆峒山寺與張元雪詩宋人以爲奇而
誇之姚曾入希文幕府亦一無表見此等事皆庸

流不得志者作誕妄語欺人可唾原不足稱詩或
者乃以此等人爲豪傑可用善乎袁盎之言曰夫
吳安得豪傑而用之使吳有豪傑之士則勸王不
反矣

賦

賦之名色最多乃楊夔著漸賦以戒田頴則又可
笑矣頴事楊行密謀叛而頗好文士故夔依之戴
令言賦兩脚狐以譏楊再思亦此意也

六合賦已自可笑至黃潛有太極賦甚于六合矣

又有乾坤篇雖非賦體乃亦賦之意其餘東西南北之題又紛紛不可紀也

遊客酬緣

徐寅唐末號能賦謁朱全忠誤犯其諱全忠色變寅狼狽走出未及門全忠呼知客將責以不先告語斬于界石南寅欲遁去恐不得脫乃作過太原賦以獻其略曰千金漢將感精魄以神交一眼胡奴望英風而膽落全忠大喜遺絹五百匹全忠自言夢見淮陰侯受兵法一眼胡奴指李克用也又

張齊賢記云梁祖讀至此令軍士諷誦之敕一字
酬一縑不責前事

書家之祖

董北苑曰劉景升爲書家祖師鍾繇胡昭皆受其
學然昭肥繇瘦各得其一體景升卽劉表也表初
在黨人中俊厨顧及之列其人品之高可知藝文
志有劉表集今雖不可見然三國志載其與袁尚
兄弟書其筆力豈減崔蔡諸賢翰札之工又其餘
事耳

曼卿大書

石曼卿真書大字妙天下湖州經史閣石學士書
集澹園移書問之覓宮墻已亾之久矣必有沉淪
處再當加意

草書第一

張士遜生百日始啼既拜相致仕仁宗遣使勞問
御書飛白千歲字賜之士遜因建千歲堂卒年八
十六子友正杜門不治家事居小閣學書三十年
不輟遂以書名神宗評其草書爲本朝第一古帖

中時時有之

僞趙

陳謙字士謙姑蘇人居京師能楷行書專效趙松
雪華媚可人時染古紙僞作趙書粹莫能辨購書
者踵接戶外勢家貴人每劑以金帛用是起家年
七十餘卒家所蓄古書名畫其子并其屋一日盡
粥人多傷之

書法論

李善長之父號憩菴善大書撰書法論

扇上山水

蕭資齊文宣王子良之孫也形不滿六尺神識耿
介好學有文才能書善畫于扇上圖山水咫尺之
間便覺萬里爲遙矜慎不傳自娛而已好著述有
西京雜記六十卷

幸蜀圖

宣和中求畫甚急而明皇幸蜀圖以名不佳故不
敢進徽宗微聞之心動曰此天也果有北轅之禍
終不能逃

村梅

蕭州有大梅樹如數間屋蒼皮蘚斑繁花如簇楊
補之日臨畫大得其趣以進徽廟徽廟戲曰村梅
因自署奉敕村梅更作踈枝冷葉清意逼人而徽
廟不及見矣南渡後宮中張其梅蜂蝶競集鶯怪
求之補之業已物故

毛理淺深

牛廝鼠盡毛馬不盡毛沈存中謂鼠小可盡毛馬
大則否牛廝深毛馬淺毛理須有別余謂廝之威

在聳身振毛牛大鼠小毛皆可畫馬在神駿驪黃
牝牡之外只著色不著毛此古人微意

元章亦去

米元章少名黻其印文曰火正後身之印生于皇
祐之辛卯卒于大觀之庚寅出守淮陽軍將歿預
告郡吏以期日卽具棺槨時坐臥其間閱案牘文
檄洋洋自若也至期畱偈句自謂來從衆香國其
去亦然昇歸葬丹徒五舟山之原壻吳激爲金翰
林直學士有文才

一 墨梅

趙文敏喜畫墨梅印以水晶宮圖書杭州有瑪瑙寺或戲以爲對遂棄此不用而梅亦少畫此可與滾馬之說相表裏

常國寶

世廟末以書學校士入彀者饒于官金陵人常國寶爲首久之以印局大使爲鹿照磨縣丞數平巨盜有功致仕歸色養三十年廂學刻苦自勵能詩歌恬澹超然物表亦奇士也

逸致

蔡一槐字景明晉江人僉楚臬黃有蘇子瞻祠鄉
貴人請以爲居室不許貴人他請待之一槐過黃
則貴人室已成必復之毀而重建乃已尋遷東粵
叅議坐前構失官有逸致愛法書名畫善小楷行
草作墨蘭石竹具有意態琴奕寄意對客奕至忘
日夜拳石片硯古董小物玩弄移時不知饑飽一
草一花靜觀獨會罷官後遨遊江湖間十餘年敝
履布衣莫識誰何也年八十餘卒

似王韋

陳勳字元凱閩縣人魁庚子辛丑鄉會榜歷文學
博士戶部郎謝病歸終日扃門却掃嘗一至烏石
山聞客聲卽禿談佳山水心輒動畏客輒不往其
友董見龍嘲曰世皆如子直須以環堵爲天地卽
日月山川皆爲空設矣大笑不爲意指庭間花石
瓦水益此非吾之五嶽江湖耶其爲趣如此多材
善畫妙有詞翰雖不出戶日搯搯筆研間有以自
遣其拈筆造次必擇言不爲近語詩入唐人室字

與畫皆精妙人寶貴之見龍評曰讀其所作如入
清溪棹曉月兩山倒影蕩漾于舸楫之下而空明
激射如近如遠其清言瑩骨雅步繩趨不失尺寸
酌于古今之間動中倫慮亦似其爲人又曰元凱
盛年獨居似王右丞終日焚香嘿坐寄懷清遠似
韋蘇州然右丞有輞川差足樂元凱貧無一林亭
可適卒而後有紹興之命視之蘇州猶爲不遭然
其出處語嘿蕭然韻致則二子莫之先也

寶謨

近見嘉興一刻謂宋有寶謨閣直學士閣中所貯
乃熙寧元豐寶錄正新法用事之時以爲寶謨則
用人行政兩失且以名官是明爲士大夫立黨其
說甚佳攷宋朝諸帝多優文事兼長書畫每易一
朝必立一閣貯其著作曰龍圖曰天章各自爲名
各置直學士寶謨爲神宗而立非爲新法亦非爲
寶錄也至徽宗乃立書學畫學博士書則米元章
畫之流傳甚多佳者識以御寶非徽宗筆也

鷹馬

余鎮中有御書閣相傳爲宋高宗南渡過此留徽宗畫鷹一幅而去又趙松雪有滾馬圖一卷僧世守之袁胥臺戍我湖宿其處題曰御書閣下鷹還在名義菴中馬尚存名義一曰法華卽御書所剏處也今菴間如故而二物失之已久且胥臺見時是嘉靖初年事失去是六十年前事蓋小沙彌竊出歸董氏質庫中僅得銀二兩事覺僧往贖不可得訴于太宗伯潯陽公公厚贈留之然非所甚好爲蒼頭持去不知歸何處乃孫青芝祠部問于祖

不應細訪求絕無踪跡蓋妙畫通靈必鬼神所寶
化去久矣

梅蛇

鎮西北可十五里曰梅林中有大檉樹一株可設
三十筵宋高宗過潯讌其下因稱曰上林方到菴
有一巨蛇銜水昂首而至衆魚尾之日夕爲常若
有意者高宗舉筆題其首作小畫泣下懷之而去
至鎮南五里古寺中宿焉今有康王橋橋之西爲
康王寺廢已久矣一老儒每言鎮之大橋下常有

巨蛇橫亘如木舟碍不得行又居人數逢于路兩
眼如燈火見頂上有康王二字又或蟠于店樓上
第不傷人人既數見亦不爲異蓋其時人烟尚稀
最初高宗過之乃一荒落見草菴景致不覺留連
今聚且萬家人物日盛蛇亦非容身之所老者死
幼者不及聞離人口角且五六十年天下大矣何
所不有姑記之亦鎮上一件志惟典故也

好譚

王舟州不善書好譚書法其言曰吾腕有鬼吾眼

有神此自聰明人說話自喜自命自占地步要之
鬼豈獨在腕而眼中之神亦未必是真是何等神
明也此說一倡于是不善畫者好譚畫不善詩文
者好譚詩文極于禪玄莫不皆然而袁中郎不善
飲好譚飲著有觴政一篇補所未足嘗見某公文
集門門皆有議論皆有著作亦是此意此法要之
可傳者別自有在決不以兼通並曉推而冠之九
流百家之上也古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吾友董
玄宰于書畫稱一時獨步矣然對人絕不齒及戊

戊分獻文朝齋宿余問曰兄書法妙天下于國
朝當入何品曰未易言也再問曰兄自負當出祝
枝山上且薄文徵仲不居耶玄宰曰是何言吾輩
浪得名耳枝山尚矣文亦何可輕比因舉筆寫十
餘文字曰着意寫此曾得徵仲一筆一畫否看來
此句是真心話又黃昭素嘗曰假如各經呪佛遇
佛方解得講得雲棲和尚曰它鄉人說鄉語只是
自家曉得佛圖澄聽鈴音與麻襦問答豈容它人
挿入片語耶